

再读《岁月留踪》

——舅父的脚印

卫效萍



我的舅父董升高，1936年9月出生于沁县郭村南寨上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他出生刚刚四个月，我姥爷就因病撒手人寰。作为儿子，他见过父亲，但生平未喊过一声父亲，实在是人间少有的悲情！姥爷走后，我年仅32岁的姥姥，掂着一双小脚，挺着瘦弱的身躯，拉着六个未成年的子女在泥泞的沼泽地里苦苦地挣扎。

大舅父董鸣高少年英俊，嫉恶如仇。16岁就参加了薄一波领导的决死队，出生入死，屡见成功。21岁时汉奸出卖，惨遭日本宪兵队枪杀。

舅父的童年是在战乱、饥荒中度过的。父亲早逝，长兄遇难，二兄夭折，孤儿寡母，沿门乞讨，饱经苦难，倍受艰辛。1946年家乡解放，大舅荣膺烈士称号，家里分得了土地和房屋，舅父才有机会上学读书。1950年，舅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沁县师范。1953年毕业后投入农村小学教育工作。先后在北京交小学、六高小任教。1956年起担任新店、南池、白家沟、次村、盘道五个乡的联合校长，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共产党员的责任和党性时时激励他严于律己，勤勉做人，勤政为民，奋发进取，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努力工作，创造了辉煌的业绩，留下了一串串令人追思的脚印……

在近十年的教学实践中，舅父认真学习教育教学理论，摸索出一套既符合客观规律，又适合学生认知特点，具有独特程序的教学风格，把枯燥的课堂变成知识的乐园，受到广大师生的一致好评，十里八乡

的群众都夸他是年轻的好老师。

1960年，沁县漳河剧团濒临绝境。他临危受命，励精图治，以毛主席《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指针，坚持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重整旗鼓，送戏下乡，使剧团扭亏为盈。自编了豫剧《朝阳沟》的姊妹篇《旭阳红花》，塑造了从四川某大城市来沁县尧山村下乡务农的女知青刘碧玉的模范形象，一举唱红了

上党大地。

文革动乱中，舅父也难逃厄运，被批斗、夺权、罢官、下放山区劳动。68年平反后，他担任南泉公社党委书记。顶着“极左”思潮的压力，情系农民群众，注重发展生产发动和带领群众筑堤修路、植树造林，发展畜牧业和工副业，村村通广播、通电话。发动了“男女老少齐上阵，千军万马送瘟神”的防治地方病大会战。历时5年，用草木灰、花椒草防治地方性甲状腺肿和大骨节病，提高了人民群众健康水平，深得山区老百姓的拥护和爱戴。被百姓誉为“亲民书记”。善良淳朴的老百姓在一次次“路线斗争”的风口浪尖保护了他，他对农民，对土地有割舍不断的亲情。

粉碎“四人帮”以后，舅父先后担任县中单厂厂长，县文化局局长，县师范学校校长，晋城师范书记，晋东南地区教育局副局长，地市分家后任长治市教育局党组书记、副局长。他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在不同的岗位上干出了非凡的成绩。他全面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稳步提高教师队伍素质，狠抓教学质量，改善办学条件，把全部的精力倾注于党的教育事业。正如党组织对他的评价：政治上能始终坚持以党的利益为重，顺境逆境坚持正确的原则；能上下

舅父是吃小米饭、喝漳河水长大的。沁县耕读传家的良风美德和厚重的人文精神为他的成人、成才注入了勤勉、质朴、正直、善良的基因。他的个性特征言而有信，信而必果，作风正派，光明磊落，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为人处事，凡是能办的，答应了的，再

难也要去办；条件不成熟的，不能办的，解释清楚，从不哄骗人。

舅舅勤于学习，善于积累，观点明确，论据充分，简明扼要。讲话深入浅出，语气抑扬顿挫，很有说服力，号召力，感染力。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和领导才能。他讲话从不照本宣谈，所思所讲怎样符合实际怎样讲。写文章改来改去，几易其稿，反复推敲，看如何表达恰当，达到了实践与表达的统一，言行一致的境界。是一个注重实践，勤于思考，追求不止的人。

舅舅还是一个十分重亲情的人，他乐善好施，无私奉献。把博大无私的爱给了他的亲人、朋友、同事、晚辈和他周围需要帮助的人。他和舅妈在工资低微、家境困难中养育了6个子女，还时常接济和他血脉相连的三个农村姐姐，家里的2个叔叔哥。哥、姐步入老年之后，疾病缠身，生活困难，每每犯病都是去长治检查治疗。舅舅和舅妈都不嫌弃，满腔热情，买药送饭，忙的不亦乐乎。亲戚们都夸，舅舅家是沁县驻长治招待所。

舅舅爱娟如子。12个外甥，从小到大，严格要求，管教有方。教育我们好上进，爱岗敬业，廉洁奉公，遵纪守法，孝敬父母，无私奉献。在我们上学、就业、择偶等各个人生重要的转折时刻，严格把关，指导帮扶，倾注了大量的心血。12个不辜负期望，以舅舅为楷模，事业都各有成就，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奋发努力，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是各条战线上的中坚力量。

岁月流逝，斗转星移，亲人业逝，永记人间。43年来，舅舅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他的脚印令人赏目，耐人寻思，让人追思。作为他的外甥，和兄弟姐妹们一起寻找他的脚印，踏着他的脚印，迈向新的征程，迎接时代的挑战，为党和人民做出新的贡献。

衷心祝愿舅舅、舅妈健康长寿，幸福平安。
后记：十余年前，舅舅的《岁月留踪》问世，作为外甥，深深被古稀之年舅舅的博学多才和笔耕不辍所感动，兴奋之余写了《舅父的脚印》一文，让舅舅过目，舅舅也很高兴，并说以后再版时一定要录入书中。后来舅舅还没来得及再版书籍，就于2018年8月7日早上突然永远的离开了我们，让我们所有亲人都肝肠寸断，心痛欲裂。悲痛之余，把本文发送给兄弟姐妹们，让我们缅怀舅舅的恩德，继承舅舅遗志，以舅舅为榜样，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作出更大贡献。

公公的幸福时光

霍巧玲

公公属猪，今年八十五。念善一生，体魄出众。年轻时是沁县的体育名将，比赛常拿大奖。篮球，网球，排球，游泳，样样在行，是沁县师范的名师。育人无数，德高望重，桃李芬芳，引以为豪。

晚年的公公，闲居在家，依然情趣高雅。看书，喝茶，下棋，打太极，关注国家大事，尤其是海峡两岸。

公公一生，与人为善。为师尽职，为子尽孝，为父尽慈，为人尽德。说话轻声慢语，修养极深。平日不多言，但深明大义。

公公的幸福其一在于婆婆的能干，婆婆属蛇，小公公六岁，说话粗声大气。后来公公耳有些背，婆婆说话嗓门愈高了：“老汉，过来拌面，”“老汉，过来吃饭，老汉，过来剥蒜捣蒜。”这是婆婆的口吻。

公公注重养生，午饭不论吃什么，必备一小碟蒜。而蒜须饭前十五分钟剥好，切成薄片，氧化十五分钟。婆婆擅长做饭，顿顿不凑合，吃得精细搭配，荤素协调。每天清晨小米粥，里面加南瓜，红薯，山药，红枣，枸杞，葡萄干，色美而味香，就着故乡的老黄菜（萝卜丝腌好晒干，吃时浸泡开）。吃完一碗还想吃一碗。中午的拉面，臊子炒得喷香。婆婆的饭菜，满足了家中每一位男女老少的胃，尤其是公公。

因为他们在一起的时间比别入多得多，他们朝夕与共，偶尔也争长论短，这种争论丝毫不影响他们的感情，仿佛是大河平静地奔流，遇着阻碍激起了浪花。风平浪静后，每日忙碌之余，公公和婆婆打几圈扑克。屋外阳光不盛不乱，屋内老俩自娱自乐。所谓的幸福，我想大抵如此，是锅碗瓢盆的碰撞，是你争我让的和谐，更是相濡以沫，白头到老的相伴。谁胜谁负已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垂垂老矣，你还在我身边，陪我细水长流，修篱种菊，吃吗玩乐。

公公的幸福其二在于子女的孝顺而有出息。子女四人，两男两女。女儿顾长貌美，男子于伟俊朗。他们对父亲言听计从，百般关爱。公公头疼了，脑热了，儿女们不会当成小事。公公生病了，住院了，儿女们

个个心急如焚，陪伴在床，寸步不离。这个送饭，那个喂饭。这个拿药，那个倒水。这个整衣，那个掖被。直到公公遗体无恙了，儿女们才各干各的事，回归自己的工作岗位。各自在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踏踏实实，都实现了自身的价值。

公公的幸福其三在于大家庭你敬我爱，其乐融融。逢年过节，儿女们各家带着各家的伴侣和子女，像鸟一样飞回大家庭里，飞到公公和婆婆这棵大树上，栖息几天。我们每一个人，吃得满嘴流油，“脑满肠肥”。心里感念着这大家庭的团结和凝聚力。

幸福，就是这样，简单又知足，能让人在许多年后回味这种幸福时光。公公，车近耳背，端坐沙发中央，看着新闻，仿佛不理睬这人间幸福。其实他的心，犹如一枝茶叶，浸泡在如水的幸福之中。这时的公公，看着他的儿女们，儿孙们，哪一个都是掌中宝，哪一个都是心头肉。

公公的幸福之四在于一生的自律勤勉。八十五岁了仍坚持自己洗衬衣，他的衬衣，衣领袖口常洗净如新。出行时衣冠整洁，皮鞋擦得锃亮。他的精神永远保持一种高贵尊严。每天的晨练，几十年如一日，雷打不动。他晚年喜欢练太极拳，自己研磨，无师自通，境界出神入化，造诣极高。他在长治定居后，在街心小公园找一僻静的角落，晨练。晨光空明，不知不觉中，身边围了一大群人，惊呼长辈真棒，纷纷要拜师学艺。公公与人为善，乐于助人，有求必应。师生切磋技艺，教学相长，乐而为之。他的半路弟子送了精致的匾，赞扬公公高风亮节。这匾挂在墙上，公公每日看见，心里一定幸福无比。

说来话长，总结一句，公公的幸福时光，是匹配着他一生的善行美德，是大爱无言，是大道至简，是大行至公。

愿八十至百岁高龄的公公，携着七十九岁婆婆的手，在幸福的路上不折不回地走下去。
转载于《沁中文艺》

像一株绿萝一样生长

李新苗

客厅的绿萝又向上爬了一截，枚枚新叶青碧翠绿，悄然挺立，气势昂扬，茂腾腾地装点出了一道绿绿的生命墙，愈发显出生命力的蓬勃。每每看到这绿萝，心头总会涌起一阵热潮——对生命的欢喜与敬畏。

绿萝是我搬进新房后的第一个成员，都说绿萝吸收甲醛，净化空气效果最好，就一连买了好几盆，后来也陆陆续续买了各种其它花，开花的，不开花的，喜阴的放阳台，喜湿的勤浇水，喜旱的多松土……我小心翼翼地呵护他们，就像是呵护一个个成长中的孩子。期间也有因不熟悉花的习性，被溺爱死的，折磨死的。情感、精力投入最少的应该就数绿萝了。它默默呆在角落，不炫耀，不张扬，不娇贵，只静静生长，只需稍稍洒点水，就会在你时尔想起，时尔忘却中默默生长，或是向上攀援，或是向下延展，花叶油绿，神采奕奕，展现最美的自己。

常常在闲来无事时静守这一盆益朴素淡定的“生命之花”，看它在不经意的一杯清水中，一指间的温柔里蓬勃生命的绿色，讲述一滴水的幸福故事……；喜欢它的简单从容，不争、不抢、不抱怨。只得一点眷顾，必将还你一个炫目的团团簇簇、盈盈翠翠，生命不休，蔓延不止；喜欢它扎根泥土的坚持和踏实，不奢，不忘，自足于泥土中扎下的根须点点，以及慢慢舒展绿的平平淡淡，自品自鲜，只为青绿，不问花香。绿萝，如一位忠诚的知心好友，就这样日日夜夜看着我，陪着我，激励着我！

有人说，每个人的前生，都应对着今世特别钟情的一种植物，我想，我的前世是一株不起眼的绿萝，自赏青绿，自酿欢喜，默默生长，不悲不弃。静坐，常常可以听到自己的心跳，亦可以感知自己的渺小，而这感知里全都是心悅的味道，无关哀怨飘摇。绿萝的花语是守望幸福，我愿意就这样静守这株株幸福之花，生命之花，感悟幸福，汲取力量，像一株绿萝一样生长！

为乡愁留下记忆

劲丰

当文友吴曙伟把他准备出版个人民俗专辑的消息告诉我时，我很是惊讶，因为在此之前，他已出版了一本言情小说《猫爪猫的杏事》，如今又要自费出版第二本书，这在沁县农民文学作者中，也是为数不多的。他在微信上告诉我，这次出版暂定名为《吴曙伟作品集》，要把他写过的作品包括在国家级发表过的文章全部收录起来，还提出让我为他写一篇序。

给别人写序，对我而言，真是大姑娘坐轿头一回，从哪里面写起，写什么，怎么写，简直是一头雾水，没本，没垄，无从下笔。曙伟一再就就当给他鼓劲吧。曙伟对我的信任，使我只好硬着头皮，把这赶着鸭子上架的事情东沟一犁，西沟一耙，瞎扯一番吧。

我和曙伟因文学相识，也都是农民，又都有共同的文学爱好，所以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他每每写好一篇民间文学方面的稿子，总会第一时间发给我，或者是坐公交车进来把手稿递给我，让我提提意见。说实话，对于民俗、民间传说、故事之类，我并不陌生，因为我最初也是从写民间故事题材起步的，也曾在省级刊物发表过几篇民间文学作品。记得沁县文化教育局界泰斗级老师田禹定先生生前曾对我说过：写文章不要乱来，爱好民间文学，就深挖民间文学，深入生活，深入实际，只要潜心钻研，写民间文学也会写出个名堂来。然而，我没有守住初心，而是散文也写，报道也写，诗词也瞎凑热闹，可谓眉毛胡子一把抓，后来单位单位临时工，参与材料整理，又和公文写作打交道，所以现在写出的东西成了“四不像”了。

比起曙伟，我这个“东山看着西山高”的人，是缺乏他那种干什么都专一专心专业专注精神的。所以，一路走来，我写了二十多年，至今也没有一篇可以称得上是文章的文章。如今，曙伟写民俗，写传说，写故事，写聊斋，已是越来越得心应手，他的多篇民俗作品在沁县民俗文化协会主办的《沁州民俗》上发表过，特别是有一期刊物上一下子登了他十篇民俗作品，让人啧啧赞叹。

曙伟的作品平实、质朴，读他的文章像聆听一位沁州故事大王给你讲故事，他的民间传说仿佛让人觉得穿越时空，他的聊斋作品出入神化，他的民俗稿子使人体会十里乡俗大不同。

看了曙伟书中计划收录的诸多作品，我虽然孤陋寡闻，不敢妄言，但作为他的文友，在这里还是想说几句，那就是最好分清民俗类、传说类、故事类，再就是语言上还需要斟酌，推敲，给人以娓娓道来的感觉，用通俗易懂的字眼讲好每一个故事。



王丁戌题写“古代汉语词典”书名被征集选用

近日，由我市书法家王丁戌题写书名的《古代汉语词典》正式出版发行，这是王丁戌继去年书法作品被全国人大图书馆收藏后，又一书法作品被征集选用。

王丁戌，我县定昌镇西段店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曾任山西省书法家协会第三届常务理事、长治市书法家协会第一届主席，现任长治市老年书画家协会副主席。王丁戌书法作品2012年入选首届王羲之奖全国书法作品展，2015年获全国第十一届“金鼎奖”金奖，2014年在北京举办个人书展，2018年在太原山西美术馆举办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个人书展，同年，书法作品被全国人大图书馆收藏，并出版《命运赋》书法作品集。

辞海版《古代汉语词典》一书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发行，是学生学习古代汉语的实用工具类书籍，该书题名从2018年面向全国书法爱好者征集，王丁戌所题书名“古代汉语词典”清峻典雅，词典封面大气新颖，在大量的投稿中脱颖而出，被择优选用，成为我书界界的又一喜事。

我出生在烂柯山下湫水河畔一个名叫山曲的小村庄。幼年时期，正值上世纪六十年代。当时的中国农民，已经摆脱三座大山的压迫，在新中国诞生的礼炮声中，身价倍增，一跃而成为国家、社会及自己命运的主人。但建国初期的中华大地，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加上接连发生的自然灾害，使得世代靠天吃饭的家乡父老，生活陷入极度困境之中。他们蜷缩在远离县城的一条偏僻的穷山沟里，一年到头，严格遵守生产队的社员出工制度。在队长的吆喝（间或还夹杂有骂骂）声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着牛拉肩扛人耕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他们把汗水洒在脚下干燥、灰黄的泥土上；目光牢牢地钉在会计手中厚厚的记工簿上，用最大的付出换取最低的回报。好多人家衣不遮体，食不果腹。我至今常常会想起当时发生在邻居石大爷家的心酸往事。

记忆中，在我刚满七岁上小学的时候，住在我家西侧的邻居石大爷，就已经是五十多岁的人了。身体不好，老是用手捂着胸口，吭吭哧哧地咳个不停。为此，队里的工分挣不下，所分的粮食也就更少了。加上孩子们多，常言道：半大小子，吃死老子。石大爷家的四个儿子，三个女儿，大的十五六岁，小的才二岁多，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如果营养跟上的话，应该像夏日田里的蒿草一样，蹭蹭地往上蹿。可石大爷家每年所分的那点粮食，远远不能满足孩子们成长的需要。不得已，石大爷只好每天拿着个破木升，东家借米，西家借米。可那时大家都不宽裕，接济一两次还能办到，回数一多，邻居们自然也就都有些避而远之了。因而在我的印象中，石大爷一家经常面临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危机。每当做饭吃饭的时候，石大爷就像一颗霜打后的茄子，耷拉着头，一脸愁苦一脸无奈地坐在墙根下。弄得大家进出进去怪难为情的。每到这时，母亲总会把我们的饭菜匀给她些。而幼年的我们，则常常为此而不得不半饥半饱地上学。就因为这，我们没少埋怨过母亲。要知道，我家那时也是穷得够呛。孩子倒是不算多，只有四个，可父亲在外工作，只有母亲一个人参加生产队劳动。好在六十多岁的爷爷身体还算硬朗，也能隔三差五地挣点工分，再加上在城市里上班的姑姑、大伯的帮衬，才勉强度过饥荒。

烙在记忆最深处的，是当年石大爷亲口对母亲讲过的一件事：

那是夏天的一个夜晚，石大爷过生日，大娘把攒了半年的一点白面拿出来，为孩子们做了一顿没有菌子的白皮面条。面一出锅，孩子们便迫不及待地端起碗去吃了。嘴馋的小儿子狗娃趁着大家都在外面吃饭，摸黑从桌子上掏出一个玻璃瓶，他想放点醋更好吃些。可不曾想摸到的是只煤油瓶。狗娃吃了一勺放了“醋”的面条，感觉不如原先的好吃，一股刺鼻的怪怪的味道在嘴里蔓延。他不知道怎么回事，便出去找娘了。石大爷从狗娃手里接过碗，一尝，一阵扑鼻的煤油味呛得他差点没吐出来。他这才知道儿子往碗里误放煤油了。石大爷本想把饭倒掉，可想到半年多没吃过白面了，这碗面条来的多么不容易，倒了觉得可惜。便

变迁

李宏

去年秋天，我回老家小住，曾几次到石大爷家串门闲聊。八十多岁的石大爷如今住在三年前新盖的小洋楼里。屋里敞亮舒适。彩电、冰箱、空调等新款家用电器一应俱全。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的设施设备和城里人没有多大区别。要不是亲眼所见，我真不敢相信：眼前的这户人家，竟会是当年穷得连锅都揭不开火的户主。石大爷乐呵呵地为我倒水沏茶，显然没有了当年面黄肌瘦、咳嗽喘气的病态。闲谈中，石大爷告诉我：三年前，省城大医院的专家，跟随省医疗队的同志进山下乡，亲自上门，免费为他诊断治疗。再加上这些年家里条件好了，俗话说：心情舒畅，营养跟上。就这样，折磨了他近半辈子的肺病，终于彻底治愈了。现在的石大爷，精神矍铄，满面红光。怎看都不像老耄之人。他说，他闲暇的时候就是浇浇菜园，看看电视，到村里的老年活动中心下下棋。他还说，要跟着村委组织的老年人旅行团到各地去转转呢。

石大爷家的变迁，不正是千千万万中国农村家庭的缩影吗？